

9月5日

聖德蘭修女·加爾各答（貞女）（自由紀念）

聖德蘭修女於1910年生於亞爾巴尼亞，原名 Gonxha Agnes Bojaxhiu。1929年，加入童貞聖瑪利亞（洛雷托）修女會，取名德蘭。德蘭修女被派往印度傳教。1946年9月10日，她受到很深的感召；她意識到耶穌召叫她作「光」，以「耶穌的愛」照耀眾靈魂，特別去服侍被遺棄的窮人，為「窮人中的窮人」服務。兩年後，德蘭修女開始收容被遺棄的臨終者、露宿者、病患者、被遺棄的婦女，以及滿身瘡疥的窮苦兒童，創立仁愛傳教女修會。她平靜地經歷了多年的「心靈黑夜」，為彰顯基督之光的勝利。1997年9月5日，德蘭修女在印度加爾各答安逝，徹底地奉獻自己的生命。2016年9月4日，教宗方濟各宣布她為聖人。

除以下經文，其他見貞女通用、聖人（會士）通用或聖人（慈善家）通用：

誦讀日課

誦讀二

選讀聖德蘭修女·加爾各答（貞女）致 Fr. Joseph Neuner 信函，約1960年（節錄自《來作我的光》）

若我的黑暗為某個靈魂是光明，我已心滿意足

神父，我在洛雷托修女會很快樂。我是最快樂的修女。然後召喚來了。上主直接召喚我；那聲音又清晰又十分肯定。

1946年他一次又一次召喚我。我知道那是他。我感到恐懼和害怕，恐怕自己會被欺騙。但因為我一直是個服從的修女，所以我把這件事告訴神師，希望他會說這是魔鬼的騙局，但他卻說這是耶穌在要求你。後來的發展您知道了。

1947年我的長上轉調我去阿散素爾，宛如上主將自己全然的交付給我。在甜美中，在充滿神慰的結合中，那六個月過得太快了。接著，工作在1948年12月展開了。.....

神父，從1949或1950年，我感到可怕的失落、一份難以言喻的黑暗和孤獨。對天主不間斷的渴望，帶給我心深處一種痛苦。我真的無法理解這黑暗；無論用心或用理智都無法理解。天主在我的靈魂中缺席。我的靈魂裡沒有天主。渴望天主所帶來的痛苦如此巨大！我只是渴望又渴望天主；可是，我總覺得他不接受我。他不在。天堂、人靈——這些都是空言，對我毫無意義。我的生命顯得如此矛盾。我幫助人靈到哪裡去呢？為什麼會這樣？我自己的靈魂在哪裡？天主不接受我。有時候我聽見自己的內心在呼叫「我的天主」，卻得不到回應。我無法解釋這種折磨與痛苦。我從小就極溫順地深愛著在聖體內的耶穌，但連這都消失了。我在耶穌跟前什麼感覺也沒有。可是無論如何，我絕不會缺領聖體。

神父，你明白嘛，這就是我生命中的矛盾。我渴望天主，我想愛他，深深地愛他，並只為愛他而活——只是愛。但是，現在只剩下痛苦和渴望，沒有愛。

多年前，大約是十七年前了，我想把最美好的獻給天主。我視「反悔」為大罪，來約束自己，而總不拒絕他任何要求。我一直遵守這個諾言。所以有時候當黑暗如此深沉，我幾乎要對天主說「不」；想到這個諾言我又會振作起來。

我的生命裡只想要有天主。「我的工作」真的只屬於他。他提出要求，他告訴我該怎麼做，他指引我每一步，指導我每一個行動，告訴我該說什麼話來教導姊妹。我心靈的一切都是他的。因此，當世人讚美我的時候，我的靈魂——即使表面，也不為所動。我深信我的工作完全是他的作為。

以前，我可以面對上主好幾個小時，愛他，跟他說話，而現在連默禱都有問題。我只能說：「我的天主」，有時候連這話也說不出來。但是，在我心深處的某個地方，「對天主的渴望」時常助我衝破黑暗。在外、在工作中、在與人見面的時候，我感到有一種臨在，如同與一位生活得很接近的人一起——就在我的五內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，但經常，甚至是每天，我對主的愛，變得愈來愈實在。我發現自己會不知不覺地向耶穌用最奇特的方式表達我的愛。

神父，我已對你敞開我的心，教我去愛天主，教我深愛他。我沒有學問。關於天主，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懂。我只想愛天主；他是我的天主，他是我的父，他是我的天父。

我的身、心、靈只屬於天主。但他卻丟棄了他所愛的孩子，猶如不再接受他的孩子了。

神父，為此，我在這次的避靜中，作了一個決定，我要聽從他的安排。他要把我怎樣就怎樣，如他所要的，直到何時，也任由他。我對任何人皆毫無用處，但若我的黑暗為某個靈魂是光明，我都很開心。我是天主田野中的小花。

對答詠 參閱歌 3.1.2; 5.6; 詠 37(36):5

領：我尋覓我心愛的；我尋覓，卻沒有找着。我呼喚他，他卻不應我。

答：將你的行徑委託於上主，寄望於他，他必使之成就。

領：我尋覓我心愛的；在街上，在廣場，我尋覓我心愛的。

答：將你的行徑委託於上主，寄望於他，他必使之成就。

結束禱詞

天主，你感召聖德蘭修女，使她回應你聖子在十字架上對愛情及人靈的渴望，並以卓越的愛，為窮人中的窮人服務。藉聖德蘭修女的轉求，求你幫助我們，在受苦的兄弟姐妹身上事奉基督。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

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譯

准印：天主教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

2025年9月4日